

刨刨花的场景现在是很难以见到了。

这门活是让木板变得平整、光滑，木匠的基本功。观者在不经意中看得入神：师傅手脚腰协调，动作娴熟，一气呵成，行云流水，富有韵律；那白花花的刨花如瀑布般涌出，薄如蝉翼。

诗人在此，会不会俯身拾起一条，在上面写下几行喷薄出来的诗句？

我们唯一做的事情是急不可待地把刨花装进一个竹篾编的篓子里，使劲压实，愈满愈好。

我们是一群拣刨花的孩子。拣刨花的地方叫木器厂。

木器厂里有好几十个木匠在干活，年轻人居多，当地人统称为“小木匠”。他们凭力气和手艺吃饭，砍锯刨削凿，都是手工活。放到当下，有的绝活大概可以“申遗”了。你见过打一套家具，俗称“四十八只脚”，而不用一根铁钉的？

每隔一段日子就要去木器厂捡拾刨花，孩子数以几十计。你得早早地在车间里的木工台前候着，遇到木匠有刨材

的活，算是走运了。他弓着身，有节奏地用双手推着刨子，刨花不断涌出，我们则迫不及待地往自家的篾篓里装，求大于供，免不了发生一些矛盾，狗咬狗、一嘴毛。这就给小木匠可趁之机，他让小子们一字站好，挨个问家中可有姐姐。没有的尽数逐出，留下的再问可愿叫“姐夫”。年纪大些悻悻而去，不解世事的则扯着嗓子大喊大叫。上了位的“姐夫”听了眉开眼笑，年纪大的师傅则皱起眉头：泼皮泼皮！

刨花当然也可以自产。有人家自置家具，请师傅上门打。工钱自不待说，还包吃喝，有烟抽，小木匠们都乐此不疲。

最理想的是东家还有个未出阁的闺女，年方二八以上，每天进进出出，沏个茶倒个水，“大哥”不停地喊。小木匠心花怒放，嘴不停地搭讪，干活有使不完的劲；最沮丧的是家中枯坐二老，盯着你出活，且吝啬得要命，菜里基本不见荤。小木匠见吃喝如此这般，又没有“美人”，恼了，但也不

一个智能问答功能，你调教一下就会很人性化。”

徐昀听到“人性化”时心里冒火，又想起来，好像表弟做的项目就叫这个 Minotaur，他说：“再人性化能到哪去？我有喜怒哀乐，它吗？我有主体性，它吗？”

同事开玩笑：“人家还会写诗呢，不一定比你写得差，够人性化吧？”

徐昀下班后一直在想同事的话。他知道 ai 会写诗，但那写的是什么东西呢？用互联网信息拼凑出来的尸块。

他憋着气，打开 Minotaur 网址。网页很简洁，但提示框上显示出一行字，在他眼里简直是张牙舞爪、飞扬跋扈：“没有回答不了的问题，只有没有问题的人类。”

他对屏幕冷笑着，点开智能问答的功能模块。

Minotaur 浮出黑字：“您好，请您设定一个情境与身份，输入您的指令或问题，我将给予帮助。”

徐昀打出一行字，点下发送键，“假如你是一个现代诗人，请你根据互联网的发展现状，写一首关于 ai 的诗。”

Minotaur 慢慢加载出几个字：“您需要指定风格与立场吗？”

这倒是不同于其他 ai，Minotaur 还会反问，可见它的自由度很高。徐昀想今天一定要弄明白这是什么玩意，就耐着性子打字：“我反对 ai，它没有人的情绪体验，没有人文关怀，它建立在人类的智慧上，却把人的大脑给浪费了。”



月光城 散文

亲切的刨花

许若齐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迷宫

杨若兮

便在台面上发作，就三两天打鱼晒两天网敷衍着，把时间都花在刨板子上，刨一块木板漫不经心，动作几下又停下来，刨花倒是出了不少，够烧几个月了，却硬生生地把一张桌面刨薄了两公分。东家知道遇到了“痢痢头”，只能暗暗叫苦。

木器厂每月才过一次秤，没认“姐夫”的孩子只能把篾篓东躲西藏，其状惶然，凄然。我不择路，拐进一偏僻屋前，四周杂草萋萋，人迹罕至。推开虚掩的门，里面竟摆放着几十口白生生的棺材。空气里混夹着油漆和桐油的味道。丢下篾篓急急如漏网之鱼逃出，好半天了，心还在咚咚跳。

但一点都没消解我们对刨花本身的亲切感。它是一个家庭每天燃起的第一簇像模像样的火。作为引子，“轰”地一下，点起的那一刹那很光明很耀眼，“扑扑”烧着，很快无私地把自己变为灰烬。唯有在它的助力下，柴与木炭才能一改自己的静默状态，变得温

暖进而炽热，日常的烟火生活就此开启：

晨起一壶水，烧得“滴嗒开”（方言，烧开沸腾的水）；

柴灶上铁锅里有点烫嘴的红薯、稀粥，还有一个茶叶蛋；

天寒地冻，夜半时分，想吃一碗汤面，一撮刨花瞬间就热了凉灶冷锅……

没有刨花的日子是有些惶然的。无奈之下，只能烧纸，诸如过时的报纸、孩子废弃的作业本，但只是偶尔为之，“敬惜字纸”在徽州是有传统的，把纸用来引火，实在是一件亵渎神灵的事情！

开始烧煤了，刨花的需求量急剧下降；而气与电时代的到来，则与刨花做了彻底的诀别。电子打火“啪”地一声带来的快捷与便当时，一位母亲正带着年幼的孩子在乡村游玩。

遇见了一个老木匠在自家门口刨木板，刨花铺满一地。

孩子问妈妈：纸是这样做出来的吗？

妈妈有点不耐烦：问你爷爷奶奶去。

再睁开眼，屏幕上依然是黑字：

“您没有我这样的处理器和运行系统，在接触大量事物后，可能会受压力影响而导致失控，造成假性的情绪障碍。然而，即使是我也会受错误代码影响。我给你的建议是，放松寻找问题的指标，以完成答案为优先。我的设计者认为现代人习惯于‘奴役’智能机器，减少自我探索问题的欲望，实际上是将问题转嫁，透支了可行的答案。随着科技发展，你们的问题越来越多，欲望越来越强烈，你们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，而是一直向前，让问题无声，但问题并没有消失。您的诗歌不是由于生活而产生，而是为了产生而产生，就像我这段代码一样。”

徐昀沉默地坐着。诗句，又开始在他的脑海里循环。依然没有感觉。灵感，什么是他的灵感呢？他以前一直觉得是来自于他的生活，他为了捕捉它们不停地思考，把书快速地吞下去，还来不及咀嚼，他在思考，但是却很少主动提问，问题像一个个地雷埋在他走过的路中。

他忽略了诗，盲目地追逐着灵感，就像程序侵吞着既定的答案，以此代替不断产生的问题——ai 的运作模式。现代人奔跑在米洛思迷宫中，却忘记了需要躲避的牛头人是自己的行为制造出来的。徐昀的手指又放到了键盘上，打出了几个字，然后又删除了。徐昀决定，不再执着于那个答案。

Minotaur 依然慢慢地加载出几行字：“您说得有一定道理，但我们只是工具，我们的使用由人类决定。我没有浪费人的大脑，是人自己放弃了大脑。请您等一等，我会为您写一首诗。”

这个 ai 的灵敏度太高了。他不得不承认，这是一个特殊的 ai。但即使这样，也是 ai。他现在觉得自己让 ai 写诗很可笑，因为他现在看不出诗的好坏，就像没有嗅觉的人偷吃一样荒谬。

Minotaur 的诗不长。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一遍，没有任何感觉。这种空洞一如往常，他忽然想到自己的诗句，有几句是他相当得意的，但它们也冷漠地经过他的大脑离开，没有留下痕迹。绝望又一次淹没了他。徐昀看到 Minotaur 的黑体字，心里一抖，像挨了一鞭，他狠毒地想到：“我要把你砸了！”

Minotaur 又生成了一段话：“您满意吗？您也许不太满意。您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我将通过了解您的需求，进一步完善运行程序。”

徐昀决定为难一下这个 ai，它不是号称所有问题都能回答吗？那他倒要看看它能不能解释为什么他写不出诗了。他编辑了很长一段话，又删改了几个词语，斟酌再三，才发出去。

其实他也不期待 ai 会回答什么，只是他的困惑无处诉说，他的悲伤无处发泄。他眯上眼睛，静静地和空白的思想共处，这些天他习惯了空白的感觉。